

吳 祖 光

風 雪 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風 雪 集

風雪夜歸人 少年遊 嫦娥奔月

吳 祖 光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風 雪 集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文 明 印 刷 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392) 字數：316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13 $\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7500

定價 (6) 1.42 元

目次

風雪夜歸人	一
少年遊	一六五
婦嬾奔月	三二三
後記	四三三

風雪夜歸人

全劇人物

乞兒甲

乞兒乙

綠枝——即窗內的小媳婦

王新貴——即窗內的男子

李馨生

馬大嬌

陳祥

蘇弘基

徐輔成

魏蓮生

小丑

章小姐

俞小姐

玉春

蘭兒

馬二傻子

打手數人（不上場）

序 幕

人物 乞兒甲、乞兒乙、病人、窗內的小媳婦、窗內的男子。

看戲的人常要知道戲演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故事。

這個戲是什麼時代呢？

那是高貴蒙受着恥辱的時代，黃金埋沒在泥沙裏的時代。從那時代走過來的人是不會忘記那時的那些事情的。

那地方——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麼地方。在那樣的時代裏，到處都有那樣的地方。那惹人依戀的，也會令人憎厭的地方。親愛的觀眾將會漸漸認識它。

那故事說些什麼呢？

當劇場的燈熄了，大幕拉開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了大雪後的一片銀裝世界。

是在一個『富人家』的後花園裏，那些昔日春秋天裏葳蕤皎潔過的花樹都枯萎了。

花樹之間，露出一座小樓的後牆。

房屋是很好的建築，四邊有朱紅漆就的欄杆，雖是後牆，也有很寬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戶，窗門緊閉着，裏面還遮着一層看來厚厚的、軟軟的、深色的絨窗帘。

從低垂着的枝桠空隙間，可以看過去很遠。盡頭處是一帶不見邊際的圍牆，有幾處牆皮剝落了。當中又新添了一個大缺

口，是被剛過去的一陣大風雪壓倒的。

黃昏時候，暮色四合，雪雖然住了，却沒有全晴，天色是低壓的、灰暗的、憂愁的，好像只要輕輕一觸便會又有雪花落下來。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鋪着厚厚的雪，枝幹上積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顯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無論是黑的天，白的地，陰沉的走廊，瓊玉般的枝桠，都落在無限蒼茫的暮色裏。

雪後的黃昏，園子裏荒涼、淒寂；時時有一小團一小團的雪塊從枝桠上悄悄落下。雖然聽不到雪落在地上的聲音，却教人覺得宇宙並沒有死去，黃昏還在呼吸。

圍牆外面突然傳來了人聲——是兩個孩子的清脆的又帶着顫抖的聲音，敲破了黃昏的寂靜。

他兩個一連一聲地喊：

『年年歲歲大發財！』

『珍珠元寶滾進來！』

『大元寶進庫房，小元寶買田莊，』

『零碎銀子起樓房；』

『今年造起前三廳，』

『明年造起後三堂；』

『當中造個百花亭，』

『百花亭外搖錢樹，百花亭上聚寶盆，』

最後兩人一起喊：

『搖錢樹，聚寶盆，』

『早搖金來晚搖銀。』

片刻的沉默之後，兩人又一齊喊：『善心的老爺太太……有剩菜剩飯賞一碗吃吧！』
聲音過後，圍裏依舊闐然；廢籬中，見牆缺口處爬進一個人——

乞兒甲（停在牆缺處，仍在喊）善心的老爺太太……（四下張望，看清了圍裏沒有人，從牆缺處跳了下來，又回身向外面輕輕喊）進來，進來！沒有人。（見外面沒有動靜）真的沒有人。

在牆缺處露出乞兒乙半截身子。

乞兒乙 不，（猶疑地）不……

乞兒甲（有點發急）進來呀！

乞兒乙（搖搖頭）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瞧你嚇得這份兒德行！怕什麼？

乞兒乙（仍在遲疑）我不……

乞兒甲（瞪眼）你真氣死我！

乞兒甲突然重躍上牆缺口，很快地攔住了乞兒乙的手，拉住他一同跳進圍子來。

於是這兩個孩子就都在圍子裏了。

如同一切的乞兒一樣，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不知從何處而來。他們沒有父母，沒有親人，更不知道什麼叫做『家』。或者也可以說：天地就是他們的父母，一切街頭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貓在內，都是他們的親人。他們的『家』就是大自然。

然而大自然常常是無情的，譬如現在，是酷寒的隆冬；僅僅這寒冷已經害苦了這些孩子們，何況又颳着刺骨的北風，下着無邊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們還在熬受着另一重折磨，他們又是飢餓的。

似有『神靈默佑』，孩子們就在這樣飢寒交迫的環境中成長——自然有中途夭折的，但似乎也沒有人知道。從來久歷航行的水手，就習慣了風暴的襲擊，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壓迫的質素。時常纏繞在富人們身邊的那些憂愁疾病，與他們竟是絕緣的。

有時也會有一種偶然的機緣，使他們一向孤單的個體得到遇合。就像這兒的兩個孩子，他們的命運湊巧相同，更湊巧他們到了一起，於是就很自然地攜了手；艱苦同嘗，患難與共，變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對伴侶。

至於他們會不會長大成人？長大成人之後又將如何？他們的前途，他們生命的結束，自然也沒人理會。

這兩個孩子都有十四五歲了，暮色裏看不清面貌，只見一縷縷的頭髮盤在頭上，垂在額前。破棉絮同麻布口袋連成的不能算衣裳的衣裳，在身上拖一片，掛一片，像是準備隨時離開這小小的身體飛走。套在腳上的『亂點鴛鴦譜』本不是一家的兩雙破鞋，看來真會教人心酸。

他們倆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們所說的『打狗棍』；因為富人家的看家狗是專門咬貧苦無告的窮人的，而打狗棍決非如它的名稱那樣積極地去打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極地防禦狗的攻擊而已。這些貧苦的流浪者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知道若是富人的狗被他們打壞了，他們會得到什麼報償。此外乞兒乙另一隻手還捧着一個粗飯碗，是他們兩人合用的。這些也就是他們的的全部財產，除此之外，真個兩袖清風，別無長物。

乞兒乙（凍得瑟瑟地抖）你……（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兒甲（嚇了一跳）哪兒？哪兒？

乞兒乙（用拿着飯碗的手一指）那個窗子！裏頭住得有人。

乞兒甲（抱怨地）看你嚇我這一跳……黑忽忽的，哪兒有人？

乞兒乙不，往常我走過這兒，總看見這屋子裏亮着燈，有人住在裏頭的。

乞兒甲今兒不是沒有燈嗎？

乞兒乙 那是他們把……（叫不出那名稱）窗戶上的布給擋上了。

乞兒甲 是呀！窗子關得那麼緊，又搞得那麼嚴，這麼大的雪，誰會出來？只要我們輕輕兒地，就不礙事。

乞兒乙 （低聲）我冷。

乞兒甲 我還不是冷？（拉住他）來，咱們到那邊兒去。

他們兩人就踏碎瓊瑤，一直走到廊沿底下。

乞兒乙 （如登仙境，把棍同飯碗放在地上，滿足地）好呀！

乞兒甲 （自負得像一個英雄）你瞧着，待會兒我管保你得說『更好』。（說着他從胸前的破『衣裳』裏掏出許多碎布爛紙在廊下堆了一小堆）你也別閒着，把洋火柴出來，點着了它。

乞兒乙 （從懷裏拿出一匣火柴，點起火來）這一會兒就會點完的。

乞兒甲 （得意地一笑）別急呀！（走下台階，用手裏的棍子，彎腰在地上撥弄，從雪裏面檢出許多枯枝枯葉來。這樣往返搬運了兩三次之後，廊沿上便燒起了很旺的一堆火，火旁邊還蓄積着一堆乾柴。）

兩個孩子很舒適地坐在地上烤火，添柴。火光照着他們兩的臉發紅發亮。

乞兒甲 （神氣地）這回服了我吧！

乞兒乙 真不錯！真舒服！（東張西望）可是我說我們作得太過火了，萬一人家瞧見了……

乞兒甲 （有點生氣）我說過了，這麼大冷天兒……你這小子，就是這麼胆兒小，死心眼兒，沒出息。

乞兒乙（委委屈屈地）……不是我沒出息……

乞兒甲 就算讓人家瞧見了，難道還把我們怎麼樣？

乞兒乙（望着火）你就是愛逞能，去年這時候，我比你的胆子還大。

乞兒甲（譏笑他）這我倒看不出來，可是什麼時候胆子就變小了呢？

乞兒乙（低聲）這兒我來過……

乞兒甲（一驚）這兒？你來過？

乞兒乙 喲，今年春天……（回憶）春天跟現在可不一樣啊！綠的是樹，紅的是花。我打這園子外頭

走過，看見那海棠花兒，梨花兒，杏花兒，一嘟嚕一嘟嚕，都伸到牆外頭來了。我想着：『進

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兒就好像說：『進來吧，進來吧，裏頭才好玩兒呀。』

乞兒甲（笑了）你那是做夢。

乞兒乙（不理會）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麼着？（手指着那邊）那扇小門正開着半邊兒，我就

溜進來了。

乞兒甲（羨慕又是嘲笑地）海棠花兒又跟你說了些什麼呢？

乞兒乙（不覺神往）那才真好啊！花兒呀，樹呀，草呀，把我的眼都看花了。鳥兒在樹上叫，蝴蝶

兒在花兒上飛。（望着天）天是藍的，也不像現在這麼冷。

乞兒甲（睜大了眼）你一個人怎麼玩兒？

乞兒乙（用手指着牆下）我就在那兒，不像現在這樣兒盡是雪；原先這兒是一片草地，綠油油的。我

就躺在這草地上，翻跟斗，打滾兒；一陣風一颳，海棠花瓣兒落了我一身，

乞兒甲 後來呢？

乞兒乙 後來我就睡着了。風吹在臉上，香的、熱呼呼的；我還作了一個夢。

乞兒甲 （高興地）準是他們說過的：風流夢，是不是？

乞兒乙 你笑我，我就不說了。

乞兒甲 （央告不迭）不，不，你說。

乞兒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見海棠花兒變成了一個人，打樹上下來了。

乞兒甲 （拍手）準是個女的。

乞兒乙 挺好看挺好看的一個小媳婦兒。

乞兒甲 （笑了）我猜得不錯吧？你怎麼辦呢？

乞兒乙 她下了樹就不動了，站在樹底下衝着我笑，又跟我招手兒……

乞兒甲 那是叫你過去呢。你過去沒有？

乞兒乙 我不敢，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咳！你這人……

乞兒乙 後來我看她怪和氣的，我就……（住口不說。）

乞兒甲 怎麼啦？（見他半天不作聲）你這是賣關子呀！後來你怎麼啦？

乞兒乙 怎麼啦。（低下頭去撥火）後來我就醒了。

乞兒甲 （大失所望）唉！

乞兒乙 （恐怖地）我告訴你！（東張西望）我就覺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腳！我一睜眼，眼前站着

一個人，好兇啊！他罵我，打我！說我不該進來，說我是賊！足足罵了個够，打了個够。隨後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閣子去圈了兩天兩宿。往後我一走過這兒……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兒甲 （指着）臉上這塊黑疤，就是那回的傷？

乞兒乙 默默地點頭。

乞兒甲 這缺德的海棠花兒可害苦了你了。

天漸漸地黑下來了。

乞兒甲 （按着肚子）我好餓呀……

乞兒乙 在想着什麼。

乞兒甲 （無可奈何）咳！管他媽的肚子餓不餓……（伸一個懶腰，順勢仰臥地上）這地方又避風，又有火，今兒晚上睡個好舒服覺嘔。

乞兒乙 （一直在沉思）這回事是有鬼！想起來我就害怕！現在我心裏就直發毛……

乞兒甲 （忽地坐起來，回顧闐然）你別嚇人！

乞兒乙 （眼張得烏溜溜地）你看！（靠近乞兒甲）你看那棵樹……

乞兒甲 （有點兒發慌）樹？樹怎麼？

乞兒乙 （抱住了乞兒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那牆缺處）你看！

乞兒甲（隨着乞兒乙手指處望去）哎喲我的媽！老樹成精了！

牆缺處果然有了人。

天色昏暗，那人影影綽綽地伸着兩隻手遲緩地向前提索前進，搖搖欲倒。

孩子們嚇呆了，火光照見他倆緊緊靠着，臉色蒼白，凝視着的眼睛充滿了恐懼。

那人（說了話，斷斷續續地）小兄弟……過來……（扶住一棵樹，站住了）扶扶我……攙我一把……

乞兒甲（聲音發顫）什麼？

乞兒乙（把身後的竹竿子抄在手裏）你，你是……

那人（空洞的聲音）……走路的……病人……

乞兒乙（對乞兒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人凍死我了……讓我烤烤火……

乞兒甲（望着乞兒乙）去攙他。（爬起來）咱倆去。

那人小兄弟……（喘着氣）行行好……快點兒……

乞兒甲（把乞兒乙也拉了起來）來了，來了。

那人（突然用手抱住了頭，呻吟着）咳……啞……（倒在雪地上。）

兩個孩子互相驚望，然後便飛跑下階。

在雪地上用力扶起了那病人，一步步挨上階來。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牆上。

乞兒乙把火撥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見了那人，是個老人。

可憐的老人，正被貧病和飢寒交迫着，瘦弱得脫了形。

他知道：他並不老啊！是人世的艱辛摧折了他的健康，使他的身體衰老得超過了他的年紀。

他的一頭稀疏鬆軟的美髮，如今是花白的了。因為沒有修理長得很長，四散分披，更增加了他的猙獰。他有一張修長的面龐，一個削直的鼻子，一張弧線的嘴和一副端正的耳朵；那一雙眼睛更是大的、深的、遠的、含情的。是人海中艱險的風波逼他走上了落魄的窮途，使這一副秀麗的面龐蒙上了無邊憔悴。雙頰深陷了進去，面色慘白，沒有一絲紅潤，呼吸困難，鼻孔一擱一擱的，嘴也在張閣不定；眼光散漫無神，朦朧着，像在做夢。

他穿一件深藍色的棉袍，舊了，破了，失去了光彩；如同他那張不祥的面孔一樣，日薄崦嵫，音容慘淡，失意，憂愁，坎坷，萃於一身。然而他另有與一般不幸的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眉宇之間顯露着一層安靜的氣息；慈藹，和平，具有聖者風度。

乞兒甲（輕喊）老頭兒，老頭兒！你醒醒。

乞兒乙 老頭兒，你怎麼啦？

那人（輕喘了一聲，睜開眼睛）火！（充滿了驚喜之情）火！（把兩隻手盡力向火伸過去。）

乞兒乙 他是凍壞了。（向那人）是火呀。烤烤火，身子一暖和，病就好了。

那人 是，是，謝謝你！我暖和多了，我心裏暖和多了。

乞兒甲、乙重新在火旁坐好。

乞兒甲（笑了起來）剛才你真嚇着了我們了。

乞兒乙 我們正在害怕呢，你來得正好。

那人（費力地）是啊……天黑了，又冷……這地方又荒涼……（猛省）荒涼！（像在尋找什麼）荒涼？

（有如發狂）啊！這是什麼地方？

乞兒乙（一把抓牢了乞兒甲，急得要哭）他又嚇人！又嚇人……

那人（平靜下來）對不住……（喘息着）我心裏發慌，我……我不願意……我不該到這兒來。

乞兒甲（迷惘地）他說什麼？

那人我不該到這兒來……我又到這兒來幹什麼？我……

乞兒甲你是專爲到這兒來的？

乞兒乙（怯生生地）那你爲什麼不去叫門？（手指着）那邊那兩扇大紅門？

乞兒甲你是來找人的？

那人（抬起頭來）找人？

乞兒甲是啊，找人。

那人不找人，我找……（四下觀望）我要找……

乞兒乙不找人，找什麼？

那人（斷斷續續地）我，我找……我要找我的影子……我要找我的腳印子……

孩子們大驚，一時說不出話來。

那人（笑了，笑得那麼慘）我要找……找我從前留在這兒的腳印子……還是這地方……還是這房子……還是這樹……還是這人……（大地沉寂，靜聲朗澈）慢慢兒就老了……慢慢兒就小了……（向